

欧盟社会政策^①在欧洲一体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石晨霞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欧洲一体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整合的过程。欧盟社会政策是欧洲一体化在社会领域的发展成果。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欧盟社会政策从附属于经济一体化逐渐实现独立,并成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欧盟社会政策在与其他领域的一体化互动中,不仅保障了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并提升了它的发展质量;同时在增进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在欧洲认同的建构中显现出独特的价值,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一体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成为欧洲一体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键词:欧盟社会政策; 欧洲一体化; 地位; 作用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10-0184-05

1951 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欧盟社会政策的诞生。虽然它的产生直接源于西欧国家在经济领域启动的联合战略,这也造就了它长期以来附属于经济一体化的地位,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扩大与深化,欧盟社会政策也逐渐成长并实现独立发展,成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盟社会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始终与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相互作用,为推动上述领域的一体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欧洲认同的建构方面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本文在介绍欧盟社会政策基本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在欧洲一体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地分析,从而实现了对欧洲一体化更加全面的理解。

一、欧盟社会政策及其发展概况

欧盟社会政策是欧洲一体化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欧盟范围内协调成员国的社会政策,推动各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并最终在欧盟层面形成一套一体化机制,从而保障欧洲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和社会利益,同时促进欧洲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欧盟社会政策自 1951 年诞生以来,经历了产生和起步、缓慢发展、小步发展、新突破、系统化发展等五个阶段,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点,即实现了从附属性向独立性、手段性向目的性、生存型向发展型、分散性向系统性、认识上的边缘向中心的五大转变。^[1]

欧盟社会政策在发展中不断实现突破,并取得了不

少成就。尤其是在整合欧盟就业政策、减少失业人口、促进社会融合、减少社会排斥、加强对包括老人、残疾人、青年人、女性等不同群体的社会保护、发展欧盟规模的教育与培训政策等主要内容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此外,从欧盟社会政策整体来看,在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果,包括政策内容的扩展与深化、政策对象的扩大、政策理念的创新、政策实践的突破、法律基础的夯实、以及政策权能的扩展等,这些成果的取得标志着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日渐成熟。

当然,欧盟社会政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与经济一体化相比,它的发展仍显滞后。而且,随着大批中东欧国家的入盟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失业、人口老龄化、福利危机等种种现实问题,都使社会领域的整合难度明显增大。此外,从超国家层面来看,受社会政策自身发展特点所限,欧盟的社会权能始终未能实现比较明显地增强,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在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欧盟忽视了对于普通民众的欧洲认同建构工作,这严重阻碍了欧盟社会政策的推进。如果欧盟社会政策要巩固现有的成果,并能进一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它必须要正视来自不同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

尽管如此,推动欧盟社会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因为随着一体化的持续发展,它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日益

作者简介:石晨霞(1982-),女,内蒙古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①为了便于论述,除特别说明,本文中“欧盟社会政策”泛指 1951 年煤钢共同体建立以来的欧共体和欧盟两个阶段的社会政策。

突显,都需要欧盟从更基础的社会领域加以应对,这使得欧盟社会政策的作用和价值受到重视,也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欧盟社会政策在欧洲一体化发展中的地位

欧盟社会政策在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附属经济一体化的,之后才逐渐走向独立。可以说,整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政策体系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独立于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最为直接和紧密的。

(一) 欧盟社会政策附属经济一体化

在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是附属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新功能主义历来强调一体化应该首先从技术、经济等易于整合的领域开始,而后逐渐“外溢”(Spill-over)到其他领域,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在一体化启动之初,欧洲国家的主要精力是促进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其他方面的联合只是作为经济联合的辅助性补充,并为其服务。这必然造成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不同领域发展的非同步性,这从理论上造就了欧盟社会政策的附属地位。

从现实角度讲,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分别解决的是效率与公平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虽然当今社会非常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社会发展初期,总是不可避免的将发展经济作为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当社会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开始重视社会政策的发展,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这是很多国家发展中都会经历的过程。将此逻辑推广至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经济一体化领先于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现状,这也是欧盟社会政策处于附属地位的现实原因。

从一体化的历史背景来看,鉴于欧洲地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战争使得各国经济都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恢复生产,保障经济逐步复苏。因此,欧洲各国联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要保障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当时并未将欧洲社会政策的联合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推进,因此从这一点讲,也造成了欧盟社会政策的附属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欧盟社会政策发展之初,虽然三大基础条约^①都已涉及到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但是从政策内容上看都和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都是用于解决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主要作用是保障煤钢行业一体化的推进。由于经济一体化需要实现工人在共同体内部的自由流动,而跨国流动工

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因此需要在共同体层面作出统一的安排,于是有关跨国工人社会保障的条款和规定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政策的发展显然被看作是经济一体化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2]另一方面,共同体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并未受到重视,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共同体的关注。在这之后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盟社会政策整体上进入缓慢发展阶段,未能摆脱其附属经济一体化的地位。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 1986 年《单一欧洲法令》的签订,在德洛尔的积极推动下,欧盟社会政策逐渐走出困境,在部分政策内容的决策上引入了“有效多数表决”(简称 QMV)程序;但还是未能改变其附属经济一体化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直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后,人们对欧盟社会政策的重要价值也逐渐认可,它的附属地位才有所改变。

(二) 欧盟社会政策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过程。同理,欧盟社会政策在经过之前 40 多年的依附性发展之后,进入 90 年代后逐步实现了独立发展,人们在认识上也开始将社会政策看作是经济一体化相并列的一部分,而不再附属经济一体化。1992 年,欧共体各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同时条约以附件的形式增加了一个《社会协定》,专门对欧盟层面的共同社会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标志着欧洲一体化从完全倚重经济一体化开始转向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从而赋予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同等地位。^[3]1997 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又把《社会协定》纳入联盟条约中,从而从根本上赋予其完全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欧盟社会政策最终彻底摆脱了从属于经济一体化的状况,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独立,并成为一体化全面发展的基石。在此之后,欧盟社会政策的整合程度明显加快,而且在发展模式上也不断创新,整体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欧盟社会政策从附属性向独立性的转变,不仅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成熟、深化的过程,也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后,欧盟社会政策在政策内容上逐步摆脱了过去与经济一体化紧密相关的局限。在范围上扩展了职业培训与教育、青年人就业、公共健康和文等,并将社会容纳和社会保护等新内容纳入政策体系中,从而充实了欧盟社会政策的内容。同时,欧盟社会政策实现独立发展后,其整体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政策的实施不再完全是应对经济问题的手段,而是将欧盟的社会领域作为其活动的更大空间,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都将受到欧盟社会政策的关注。另外,除了社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之外,它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功能和价值也将得到很好地应用,从而提升其整体发展水平。

①三大基础条约分别指:1951 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 年《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7 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后两者统称为《罗马条约》。

其次, 欧盟社会政策地位的转变有利于其全面健康发展。欧盟社会政策实现地位的转变后, 开始从过去主要为经济一体化服务逐渐转变为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 积极促进各成员国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更深层合作与协调, 并将促进社会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作为欧盟的主要任务之一。2000 年 3 月, 欧盟在“里斯本战略”中提出的要将欧盟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与充满活力的知识经济,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更多更好的就业, 以及更大的社会聚合”,^[4] 被认为是欧盟进入新世纪后在社会政策领域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与此同时, “欧洲社会模式”这一理念也被作为欧盟未来的社会发展目标提了出来。这既是欧盟社会政策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逐步实现系统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三, 欧盟社会政策地位的转变标志着其在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得以确认。一直以来, 欧盟社会政策的附属地位决定了人们对它的发展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一体化的推进, 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复杂, 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已无法有效地应对, 需要从更基础的社会层面去思考问题的解决途径。^[5] 于是, 社会政策逐渐从先前的边缘领域走向中心, 从学者的视野走进普通的人群, 由此欧盟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渐渐被人们所认识, 但这种认识的转变也需要在欧盟层面的相应法律或条约中有所体现。因此,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随着欧盟社会政策独立地位的确立, 欧盟的条约将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规定, 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因此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也被欧盟所认可。

三、欧盟社会政策在欧洲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从社会政策本身的价值来讲, 它的作用非常具体而广泛, 影响范围也比较大。但是就欧盟社会政策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 它的主要作用和价值仍然体现在它与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中, 即为经济一体化提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 欧盟社会政策也在增进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它也从更深层的角度影响着欧洲认同的建构, 这主要表现为它在促进民权、增进民利、保障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 欧盟社会政策为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经济一体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各成员国的独立市场逐步发展为统一的共同市场, 并通过各种经济因素的整合最终实现经济的超国家规制。^[6] 在市场不断整合的过程中, 必然要求超国家层面在市场规范和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随着共同体的持续扩大, 内部市场的规模和差异性也随之扩大, 因此, 通过共同体层面统一的社会政策来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就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 统一的社会政策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促进欧盟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经济一体化在提升整体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同时, 也加剧了区域内成员国

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国家, 意味着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相反则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成员国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所降低, 它们可自主支配的政策手段也逐渐转移到联盟的权限范围内, 尤其是在经货联盟建立之后, 社会政策成为成员国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唯一手段。因此, 为了缓解一体化发展造成的竞争压力, 成员国的“理性经济人”特点会使它们很可能通过降低社会保障水平来获得竞争优势。^[7] 由此导致“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问题, 显然, “社会倾销”不仅会降低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 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8] 而且也可能引发各成员国之间的无序竞争, 从而扰乱市场秩序, 最后造成欧盟内部资本流通的不平衡, 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9]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的各种情况, 原来分散的社会标准显然难以为继, 于是欧盟在协调成员国社会保障问题上建立了统一的制度性框架, 这一做法既有利于规范各国社会保障制度, 也有助于消除成员国在社会保障水平和标准方面的差异, 从而保障内部统一市场竞争规则的有效实施,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生恶性竞争的可能。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一体化发展解放出的市场力量, 迫使欧盟统一的社会政策来解决恶性的压价竞争,^[10] 从而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维护成员国间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次, 统一的社会政策有利于为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一, 欧盟社会政策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矛盾, 保持社会稳定, 从而为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 失业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事关稳定的社会问题, 从应对失业这一点讲, 欧盟社会政策对于保障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一, 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对失业问题的干预, 为降低失业率, 减少失业人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不仅能够直接降低经济方面的损失, 创造更多额外的收益, 而且降低了欧盟国家因失业问题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第二, 重视对各行业工人权利的维护和保障, 这不仅是对普通工人利益的维护, 也能够减少社会矛盾, 保持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第三, 通过开展“社会对话”来增强普通工人在社会政策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而协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矛盾。第四, 通过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 加强对失业工人、岗前工人等的技能训练, 并提供一些咨询和信息服务, 能够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的增加, 不仅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挥积极的效应, 而且也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最后, 以公平、公正、平等为价值基础, 经过长期的积累, 可以营造集体主义的氛围, 不仅能够增强成员国之间社会政策的整合程度, 而且能够较好地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11] 这些不同的政策方式都从不同角度协调了社会矛盾, 维护了社会稳定, 并从更广泛的角度为经济一体化创造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 欧盟社会政策有利于增进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

伴随着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原本在发展初期被掩盖的问题,以及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困扰着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一点在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明显。近年来欧盟的“民主赤字”、合法性危机等问题日益突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共同体长期以来的重大决策和举措基本都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提出设计理念,然后直接付诸实施。从推动决策进程的社会阶层来看,也呈现出一个自上而下,从精英到民众的态势,^[12]这种状况经过长期积累,使得普通民众对欧盟的决策和整体运作变得非常陌生,更不用说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逐渐地造成了精英与民众的疏离,这显然会影响一体化的顺利发展,进而侵蚀欧盟的合法性。(见图 1)因此,欧盟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缓和“民主赤字”,改善欧盟合法性被侵蚀的现状,并将欧盟的合法性建立在欧洲认同的基础之上,只有如此,一体化未来的发展步伐才能更加稳健而持久。

目前对于欧盟来说,合法性意味着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同意和支持。它合法性来源于两种形式:第一,源于共同体层面通过政策实施或法律规定等方式对普通民众利益的维护和增进;第二,源于一种长期沉淀下来的心理或情感上的归属或服从。^[13]而欧盟社会政策恰好是第一种合法性的主要内容,也是第二种合法性形成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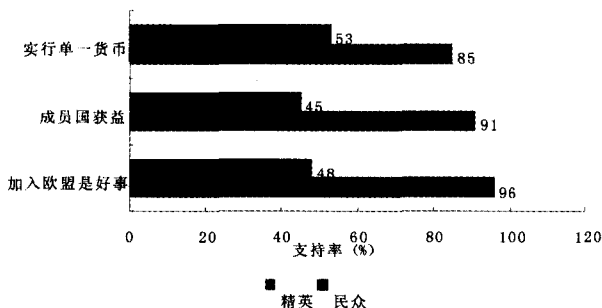


图 1: 欧盟精英与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率

资料来源: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整理,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cache/2012年12月20日访问>。

首先, 欧盟社会政策将与欧洲普通民众直接相关的跨界工作、人身安全和健康、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和利益作为一项专门的政策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尽管目前的整合程度还很低, 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社会政策在维护和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离普通民众最近的一体化领域,^[14]也是最容易获得支持的一体化领域。因此, 积极推动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不仅有益于拉近欧洲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距离, 也有助于提升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

其次, 共同体的社会政策体系以及欧盟对于成员国社会政策领域的积极介入, 有利于建构社会层面的欧洲观念。这也正是政治一体化合法性的第二个来源。如上文所述, 政治一体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普通民众对它的感知并不深刻而且滞后, 如此长期积累, 造成了民众对政治一体化的漠然。(见图 1)而社会政策整合则与他们密

切相关, 接触和感知的机会多, 因此人们对共同体的认识也更生动些、深刻些。这样的过程持续到一定阶段, 民众会逐渐形成更为抽象的欧洲人的共同体, 而不只是针对抽象的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支持和认同,^[15]由此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也自然会提升。

(三) 欧盟社会政策有助于增强欧洲认同

首先, 欧盟社会政策通过增进欧洲公民切身利益, 从而强化欧洲认同。欧洲认同从本质上讲是欧洲民众对欧洲的一种归属感、认同感, 总体上属于感情或意识的范畴。而这种感情或意识的形成最初是以浅层的态度和倾向表现出来, 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倾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现实的利益,^[16]因此, 欧洲认同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满足之上。而欧盟社会政策是将民众利益满足与欧洲认同建构联系起来的最佳手段。

具体来讲, 首先, 欧盟社会政策不仅为工人的跨境流动提供便利, 也对其家庭和子女的相关问题做了安排, 从而解决了流动工人的后顾之忧, 这是切实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 其次, 欧盟建立了保护工人与公众健康的统一安全标准, 这从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角度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和维护; 再次, 欧盟社会政策重视保障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 也非常重视发展欧洲一级的劳资对话、促进男女实现同工同酬、带薪休假等问题;^[17]另外,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欧盟社会政策将就业政策置于其中心位置, 将“高度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并建立了完整的就业政策框架, 同时, 加强对失业工人的职业培训和青年就业指导。如果说民众的认同首先基于最直接的利益满足和权益维护之上, 那么这些内容直接关注共同体公民的利益和感知, 有利于激发公民对共同体的效忠和感情。^[18]

其次, 欧盟社会政策通过扩展欧洲公民社会权利, 从而增强欧洲认同。公民社会权利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仅直接关系着普通民众社会利益的实现和满足, 更关系着社会整体的发展与稳定。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在改善民生、增进民权、保障民利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改革。^[19]基于此, 自欧洲联合启动以来, 共同体就非常重视从超国家层面增进欧洲民众的各项权利, 主要的手段就是欧盟社会政策。《欧洲社会宪章》、《欧洲工人基本社会权利宪章》、《欧盟宪法条约》以及《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公民尊严权、平等权、自由权等作了规定。这些条约的规定使欧洲民众的社会权利在欧洲层面得到了确认和扩展, 从而扩大了他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范围和空间, 而且这些权利是对民族国家所规定的权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20]

(四) 欧盟社会政策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欧洲一体化是包括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社会政策一体化三个方面的全面一体化。目前一体化的发展呈现出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 政治一体化和社会政策一体化发展滞后的特点, 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平衡、也不协调。虽然经济一体化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 逐次实现了

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和货币同盟,而且在其推动下,政治一体化和社会领域的一体化也有所发展,但是发展速度和程度却相去甚远。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随着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逐渐显现出许多弊端,政治一体化的滞后使欧盟很难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也很难在更深层的合作中进一步突破;同样,社会一体化的滞后导致一体化社会基础的缺失,并最终影响到经济一体化的顺利推进。因此,从未来发展来看,如果欧盟不改变这种经济主义形象,全面发展一体化,一体化进程将会受到根本的限制。^[21]

鉴于上述情形,努力推动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加强在社会领域的一体化合作,不仅有利于摆脱欧盟目前面临的困境,更有利于其全面协调地发展。首先,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丰富了一体化发展的内容。一体化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共同发展,是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其次,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将逐步缩小与经济一体化的差距,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与良性互动。再次,政治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在发展模式上有所不同,政治一体化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而社会领域的一体化则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将从社会层面上为政治一体化奠定社会基础,从而增进欧盟的政治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将欧洲一体化的三大主要领域相互联系起来,推动其全面、协调发展。

欧洲一体化进程最初比较严格的遵循了功能主义的发展路径,将经济方面的整合置于一体化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欧洲内部联合的推进以及国际形势的演变,单纯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无法满足整体一体化的需求,也不能适应欧洲联合的步伐。于是,共同体试图在政治联合和社会整合方面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而社会整合集中体现为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这些新的尝试或探索既是对功能主义的突破和超越,也是欧洲一体化逐渐走向全面、成熟的标志。直到目前为止,欧盟社会政策历经 60 年的发展,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体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欧盟社会政策也在一体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从其总体发展前景来看,整合程度会随着一体化的深化而逐渐提升。但是从近期来看,受其发展特点、现状、水平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等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整合程度一时难以实现明显提升。而且,欧盟社会政策未来的发展恐难以导致一个“社会政策联盟”的出现,“社会欧洲”仍将是一个长期愿景。对于欧盟社会政策而言,比较现实的前景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层面逐渐强化合作与协调的低层次联合机制,这种机制显然有别于主权国家的社会政策,是介于民族国家社会政策与超国家社会政策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的特殊机制。

参考文献:

- [1]严双伍,石展霞.欧盟社会政策发展中的特点、成就与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88-89.
- [2]Linda Hantrai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5.
- [3]Mark Kleinman, David Piachaud, "European Social Policy: Conceptions and Choic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 3, No.1, 1993, p.5.
- [4]European Council, *Lisbon strategy*, 2000,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PRES/00/2000&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 [5]Jo Shaw, *Social Law and Policy in an Evolving European Union*, Hart Publishing, 2000, p.56.
- [6]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No. 2, 1996, p.125.
- [7]Linda Hantrai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160.
- [8][德]赫尔伯特·奥宾格,艾迪特·金都里斯,施特凡·莱布弗里德.德国与欧盟的社会标准: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的影响[J].王程乐译,郑春荣校.德国研究,2010,(1):6.
- [9]关信平,黄晓燕.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必要性与条件分析[J].欧洲,1999,(4):78.
- [10]Paul Spicker, "Social Policy in a Federal Europ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 30, No. 4, 1996, p.300.
- [11]Robert R. Geyer, *Exploring European Social Policy*, Polity Press, 2000, p.178.
- [12]徐枫.精英与大众在欧洲认同上的差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62-63.
- [13]Joachim Schild, "National versus European Identities? French and Germans in the European Multi-Level Syste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9, No.2, 2001, p.335.
- [14]Hans van Ewijk, *European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Citizenship-based social work*, Routledge, 2010, p.155.
- [15]Joachim Schild, "National v European Identities? French and Germans in the European Multi-Level Syste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9, No.2, 2001, p.335.
- [16]Stijn Smismans, "European Civil Society: Shaped by Discourses and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European Law Journal*, Vol. 9, No. 4, 2003, pp.486-490.
- [17]欧洲共同体条约集[M].戴炳然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43.
- [18]李明明.超越与同一——欧盟的集体认同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3.
- [19]Robert Geyer, "The State of European Union Social Policy", *Policy Studies*, Vol. 21, No. 3, 2000, p.248.
- [20]马胜利.欧盟公民权与欧洲认同[J].欧洲研究,2008,(1):35.
- [21]田德文.论社会层面上的欧洲认同建构[J].欧洲研究,2008,(1):47.

责任编辑 王友海